

山高水急系列

牂牁场



Z A N G K E C H A N G

程家强/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山高水急不列

贵州民族出版社

牂牁场

Z A N G K E C H A N G

程家强/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牂牁场/程家强著.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 5
ISBN 7-5412-1273-3

I. 牂... II. 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8978 号

-
- | | | |
|--------------------------|-------|-------------------------|
| ☐ | 书 名 | 牂牁场 |
| ☐ | 作 者 | 程家强 |
| ☐ | 责任编辑 | 龙映红 |
| ☐ | 封面设计 | 珑 殷 |
| ☐ | 出 版 者 | 贵州民族出版社 |
| ☐ | 出 版 地 | 贵阳·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550001 |
| ☐ | 经 销 | 贵州省新华书店 |
| ☐ | 印 刷 | 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 |
| ☐ | 开 本 | 850 × 1 168 mm 1/32 |
| ☐ | 印 张 | 9 |
| ☐ | 版 次 |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
| ☐ | 印 次 |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 | 字 数 | 210(千字) |
| ☐ | 印 数 | 4 000(册) |
| ☐ | 定 价 | 28.00(元) |
-

战争和敛财，是一对祸害百姓的孪生姐妹。

这世界上有三种人：一是来“讨债”的；二是来“还债”的；第三种人则是来制造罪孽的。要不然，下辈子这个世界上谁又来“还债”呢。

——作者手记

人害人害不死，天害人草不生。

趁乱敛财，必受乱。

——乡谚

心黑，两口子都要分家，心正，人人都会聚在你的身边。

——乡村格言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全景式的,描写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中期贵州农民深受战乱及土匪祸害的长篇小说。作者通过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描写,展现了十万大山中农民的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富有个性的独特生活及高原山区的秀丽景色。可谓刻画得入木三分,许世英、孟山杏、孟山叶、周大猫等人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小说剖析了战争给人类带来苦难的根源,道出了权力为人民之必要。人生的自尊、自强、拼搏、奋斗与爱恨交织在一起,纷繁地呈现,动人心魄,催人泪下,发人深省,使人荡气回肠!

序

何士光

我和程家强相识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这些年来彼此虽疏于问候，却也能常在念中，算来都是因为文学的缘故，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我原来以为自己会把文学弄上一辈子，但到后来才明白，文学于我的今生今世来说，只是一个尾巴，而不是一个开始。当二十多年过去，程家强又带着他的新书来让我作序的时候，我其实已经离文学很远了。于是不禁对他肃然起敬，感到他是一个有着强大的内心力量的人。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这么久，而且看来还会一直走下去。

我后来曾经有所觉悟，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只有两种动机，一是为别人，一是为自己。一个人如果是为自己而写作，这个人的写作就注定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程家强不是这样，他写作是为了奉献，而不是为自己。他这样介绍他的这本新书，说他上一次写了一本《人生舞台》，因为不能使读者满意而让他寝食难安，所以他又写这本《牂牁场》来奉献给读者，从而使自己得到一丝安慰。那么不用说，一个懂得奉献的人，就是一个活明白、活成功了的人。

程家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终能通向哪儿去呢？自然是通向山顶，妙高峰顶。所有的路其实都一样，不管我们从哪儿出发，不管一路的风光有怎样的不同，只要我们始终走下去，就都同样通向山顶。这里我诚然是在祝福程家强，祝他能在那儿与所有走过来的人们相会。我就把我的这种祝福当作序。

跋

我一生中,认识了许多写小说的朋友。20世纪50年代最密切的那位在省外任教授,早就不写了;70年代初,我参与讨论编发《长征》文艺,发行十四万册,这本畅销书的作者也不写多年了;1975年和我参加省作协以及《山花》召开的小说创作会上的作家也几乎全都罢手了;20世纪80年代冰心表扬过的贵州小说家也撂笔了。何士光说:“我原来也以为自己会把文学弄上一辈子,但到后来,才明白文学于我的今生今世来说,只是一个尾巴,而不是开始。当二十多年过去,家强带着他的书稿《牂牁场》来让我作序的时候,我其实都离文学很远了。”

早在《贵州新文学大系》介绍何士光时已对他十余年的创作活动作了小结,从此何士光转入了文化研究工作。金庸虽在国际围棋节上表扬我的诗集《叶笛诗选》,其实我也早转入文化研究了。小说创作每况愈下,真有点“九斤老太”了。这些不谋而合,是否有点规律?难说。孔圣罕言命,子贡叹天道不可而得闻,知命难,造命实易。家强懂得知命而认命,由认命而造命,由造命进而再解脱生死轮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而能回向上乘的生命过程。真正懂得“但尽人事,莫向天道。”

家强是我卫城的老友,小老弟。我们都受过卫城民间文学文艺的影响,最爱听评书等说唱文学,许多名著和民间传颂的英雄鼓舞着我们……十二岁我离开卫城去读中学,大学步入文学,直到从事文艺工作。我们的人生受古镇久远文化的熏陶,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卫城古镇已成为我们联结友谊的纽带。1979年8月家强参加我们

《贵阳文艺》举办的小说创作会，我们曾合过影，后来他出版了中篇小说《爱恨四十年》及长篇小说《人生舞台》，自感言语浅薄，不如人意。认为这部小说“粗糙得很，故事性、趣味性都不能使读者满意”。为此，寝食难安。于是，又拿起手中的笔五载增删数次，他捧着一大叠《群犄场》的手稿，请我写“跋”。看他那欣喜的面容，知道他得到了一点安慰。

家强在作者手记里写道：“这世界上有三种人：一是来讨债的；二是来还债的；第三种人则是来制造罪孽的。”这种对人类行为的概括，真是精辟极了。家强也许属于第二种人，他是来还债的，他花很多钱出此书，一不为评职称为何级作家，也不为沽名钓誉，只是“还债”而已，欠了债“寝食难安”，为得到一丝安慰，家强没有任何功利，完全是利他的。一个作家，有这样的思想境界，这就难能可贵了。这于卫城，贵州乃至全国文坛都是一件善事。

我认为一切文学都是人学，一切人学都是情学。家强花大气力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将纷繁复杂的战乱生活，集中典型概括，许世英、孟山杏等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一个个拔山盖世，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其个性独特鲜明。先哲有云：命能使人穷，但不能使穷者不奋其志；命能使人贱，但不能使贱者不砥其行；命能使人富，但不能使其勉以情操；岂非人不所于命之隆污，而命实受损于人。家强的系列小说的立意活现于斯。他通过小说的人物言于志，他们不为命之有囿，而能造福者也，且能断已命源之根本，以出没命所不及之处。要想随意寄托而得到真正的自由，若规规能以听天命为家，也得终于随世流转而已，莫之所出，徒于奈何。家强笔下的人物，自尊、自强，拼搏奋斗与如胶似漆的情爱交欢，感天恸地，催人泪下。

我祖先是一个征西镇守卫城的官，父辈的大半生就生活在家强笔下的乱世，我童年曾历经卫城战乱和匪患，解放初期迎接一四〇部队枪毙恶霸，斗地主难以忘怀，惊天恸地的一幕幕熟悉地呈现眼前，高原山区的独特秀色历历在目。所以，读家强的小说，倍感亲切。

小说的功过得失，不仅是从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性来看，还要看

此作品的影响及于当时和以后是利是害然后并论。现善,而其流风足以害人;似善而非善,现做的虽似不善,而其流风足以济人,则其实却是善的。此是从非一点而论,其他如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慈,都是应该考虑决策的。

任何一部作品,都能找到自己的读者群,各领风骚数年轮吧!

叶笛

甲申

于《花溪》诗易斋

目 录

第 一 回	执意玉蝉坡,八十老翁病膏荒 书读牂牁场,不堪回首迢迢路	(1)
第 二 回	兵荒马乱年,圣贤之所血光灾 牂牁温柔地,周许二姓骤生波	(5)
第 三 回	“皮条王”穿斗,夜郎国险象环生 喜降许家门,牂牁场紫微高照	(14)
第 四 回	许光福被劫,黑松林世英失踪 孟天舟古怪,恶逼亲家反嫁女	(21)
第 五 回	孟天舟嫁女,祸害年办祸害事 许世英娶亲,人不拜堂鸡拜堂	(26)
第 六 回	侠义人举刀,大猫脚趾变秃鹫 两朋友闲逛,巧遇盲人犯猜疑	(33)
第 七 回	许世英被逼,同窗好友反为仇 周大猫设圈,许世英寡不敌众	(37)
第 八 回	再度阴影罩,屋漏又遭连夜雨 追忆旧时事,好事须对好人做	(47)
第 九 回	关帝庙焚香,周驰山思前想后 后院闹蛇灾,纸里包火必冒烟	(51)
第 十 回	牂牁蹊跷事,全街众人一个梦 天公助仁道,先生脱险出虎口	(56)
第 十 一 回	刘老汉舍谷,周驰星偷梁换柱 大猫遭报应,养儿不教反受害	(60)

- 第十二回 门坎猴耍威,乡里乡亲遭劫难 (66)
 郑先生义愤,邪神妄想压正神
- 第十三回 大义出大勇,急难之时叹红颜 (74)
 斜出私管区,声声血泪声声仇
- 第十四回 郑校长割肉,哈巴狗摇头摆尾 (82)
 孟家湾枪响,老汉一家又遭难
- 第十五回 周大猫狠毒,打杀抢无恶不作 (90)
 小叔子可爱,两叔嫂将错就错
- 第十六回 小夫妻初欢,言语不多心特甜 (96)
 时事太扭曲,一女岂能侍二夫
- 第十七回 道义憾天地,花甲老太惩凶顽 (104)
 人前人后事,天道冥冥自有助
- 第十八回 孟山叶逃难,步入曲折人生路 (110)
 林姑娘新嫁,醋坛打翻醋罐罐
- 第十九回 许光福为难,家道渐衰奈何天 (115)
 大山弯弯路,孟山叶历尽艰险
- 第二十回 世上好人多,蹊跷人遇蹊跷事 (122)
 两凤一窝居,许世荣左右为难
- 第二十一回 步入黑胡同,一条巷巷走到黑 (126)
 战乱又再起,牂牁学堂遭劫难
- 第二十二回 不幸中万幸,郑校长奇遇乡亲 (131)
 许世英逃兵,十万大山何处归
- 第二十三回 天旱草不生,孟么爷劫后余生 (136)
 官家设陷阱,老百姓入地无门
- 第二十四回 火烧孟家湾,巧遇蒙面人救火 (145)
 贪官设骗局,清平傩醮骗百姓
- 第二十五回 趁战乱敛财,恶毒人干强暴事 (152)
 举义护学堂,壮士热血洒牂牁

第二十六回	深夜恶魔舞,话不投机人心寒 山叶入俗门,郭屠夫心怀鬼胎	(158)
第二十七回	二进阎王殿,孟山叶重蹈复辙 三顾大湾洞,许世英发现奇异	(163)
第二十八回	荒山野洞口,仇人相见眼更红 牂牁花市街,山杏征婚要改嫁	(168)
第二十九回	深夜出牂牁,郑清难中遇知己 祸出淫乱事,钱代办现眼现报	(174)
第三十回	街上狗咬狗,钱代办命丧黄泉 威西门卖菜,孟山叶自立自强	(182)
第三十一回	空难见真情,陈小健力救山叶 山野出奇兵,许世英迷见北斗	(186)
第三十二回	许世英北上,只身革命入洪流 周区长勒索,群情激愤见英雄	(190)
第三十三回	郑校长回乡,打击腐败首战捷 周大猫撒野,全家上下各揪心	(195)
第三十四回	树倒猢猻散,周吴氏替夫顶罪 许世荣避难,打落牙齿肚里咽	(202)
第三十五回	卖菜女追忆,怪怪青年犯猜疑 危难时上前,滴水之恩涌泉报	(208)
第三十六回	韦天乾卖乖,蚂蟥嘴两头吃人 周大猫弄权,小小艾成倍受冤	(212)
第三十七回	自己找平衡,艾成昂首挺胸立 天平大倾斜,郑清蒙难九华宫	(217)
第三十八回	正月送财神,周驰山二次受挫 恶狗三缩头,周大猫前后碰壁	(224)
第三十九回	点石成金玉,许世英效法天道 乌蒙民遭难,千里哀鸿千里怨	(230)

- 第四十回 茂生初涉世,小小孩童知爱恨 (234)
老孺妇作媒,鹊桥初架有缘人
- 第四十一回 孟老汉寻女,威西门突然相遇 (239)
孟山杏认夫,贵阳市里特尴尬
- 第四十二回 生不逢时节,恩爱夫妻天地隔 (245)
乱世聚财帛,竹篮打水一场空
- 第四十三回 孟山杏被骗,娘俩一起坠虎穴 (249)
牂牁场枪响,一窝猢猻尽拆散
- 第四十四回 牂牁出蹊跷,一枪毙两水獭猫 (253)
孟湾有怪事,麻麻母鸡下怪蛋
- 第四十五回 学校来新人,牂牁场紫气初升 (257)
世事突生变,周大猫恶有恶报
- 第四十六回 唐六妹“嫁接”,祸害周潜屯地下 (260)
兵败浙赣路,天下之大立足难
- 第四十七回 周府假祭奠,节哀变喜闹灵堂 (265)
改头又换面,脱胎换骨再作孽
- 第四十八回 茂生施怪招,捉鬼人反被鬼捉 (269)
牂牁来稀客,花甲人大开眼界

第一回

执意玉蝉坡，八十老翁病膏荒
书读牂牁场，不堪回首迢迢路

牂牁场上的孟山青，是20世纪20年代初所生人氏，掐指一算已年近80岁。但2000年3月清明，他无论如何都要同儿孙们到玉蝉坡去踏青上坟。儿孙们怎么劝说他都不听，晚辈们无奈只得雇来一个滑竿，让其上坐“吆啊、吆哈”地抬到了孟家坟地。

放下滑竿，老人像换了个人，儿孙们扶他坐到石凳上，他看看后人们割去坟上的灌木及荒草，拿出竹竿拴上纸飘，插在坟头。他赞赏地点点头。

纸飘是用白(绵)纸做成的，一叠三寸宽的白纸或七张或九张，用钱钻打一路宽宽的心钱，上面钻一匝四方古老钱，一张一张地撕开来蓬蓬松松，上方像一个个钱串，古老钱变成了一匝大大的泡花，下面的条条纸絮飘飘洒洒迎风招展。这里的人有个讲究，儿子挂的头上用红纸扎个红套，女儿挂的则绿纸做圈。儿呀女的都插上一束，素纸洁白，红绿相间。在大自然草吐芽、树上绿的大氛围中有这么一小点点缀，真让人浮想联翩；孝敬、感恩、祭悼、祈祷、祝福都会一时间涌上你的心头，勾起你对祖先及父辈的回忆。

老人抬手招呼儿孙们来到面前说：“我死后就把我埋在你们爷爷的侧面，你们还不知道吧，这玉蝉坡县志上有记载：‘玉蝉坡，镇北十里处，高二十七丈奇，首有巨石一片，广约五六丈，形如蝉。’你们过来看看这玉蝉坡。”他指指南面，人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哎

呀，前方天、山相接的地方，云遮雾拦地大大小小的山头不计其数，浩瀚的山海中，确实有一个太祖山最亮最显眼。

老人说：“那就是我们家坟地的星峰，你们再看看不但星峰顺出，它那顺延下来的枝脚也顺出、顺布、行度团聚，开张向前、尊卑有序，一直向这里逶迤而来。你再看这玉蟬坡周围的山脉，它们上下照应，左右环抱有情，这种来龙主贵，你们把我埋在这里，一定富贵绵远、子孙贤孝、世代康宁。如再多积些德行咱孟家定会出国家的栋梁之才。”话刚说完，老人突然气急，气喘吁吁地说：“你埋在土中还不放过我！”晚辈们也不知他说什么，却也顾不得了，急忙将其扶上滑竿。两个轿夫眼看事急，小跑似地前行，儿孙们急急地跟在后面，到家以后把他安坐在堂屋正中的太师椅上。儿子孟洁急忙在神龛上焚青香三柱，作揖祷告地忙火的时候，老人突然醒来说：“么们，我还有件顶要紧的事没做！”儿孙们都围上来，经过询问，按照老人的安排设香案、摆书桌，帮助老人记录下他一生的经过。当孟洁记录完最后一个字时，老人告诫说：“八十年了，八十年的经历告诉我，一家人不能搞窝里斗，窝里斗就会出乱子，生祸害！你们把这句话给我写到谱书上去！”说完这句话，老人头一歪，闭上了眼睛。以下就是按照孟洁记录的文字，整理而来，真可谓，临终一席话，牂牁几十年。人间德界定，报应自寻得。

孟山青，牂牁场南十八里孟家湾人氏，父亲孟天舟从四川随父逃荒到此。由于父亲不识字，多次受骗上当，才立志让儿子山青读书识字。孟山青在何种条件下读书，受了哪些艰难，本书将从他开始叙述战乱年代牂牁场上一伙人的是是非非。

1926年，秋末冬初，毛毛细雨没完没了地飘洒，它像一种粘合剂，飘到哪里就粘到哪里，魔法般地把整个世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大自然在变态；水墨的大山，青黛的岩石被涂抹得越来越黑，树木只露半边脸，湿漉漉地现出一种沉睡不醒的病态，房屋上的黑瓦片一块块地挤压，铅一般的沉沉重压下来，孟家湾，牂牁场都快要窒息了。

曲里拐弯的小路，猪肠子似的折皱在乱石、刺蓬、荆棘之中。灰蒙蒙的雾霭里蠕蠕挪动着个小小的人影。那就是当年从孟家湾来牂牁场念书的孟山青。他右肩背一木箱，左肩一前一后挎两只草鞋……离家时，爹在堂屋中间的草鞋架上扯下一双草鞋递给他：“难得人家郑堂（校）长亲自上门，你可要好好地学哟。”

山青接过草鞋笑笑，坐在门槛上穿耳子，见爹走进耳房，便缩了两下甩上肩，溜小跑出了门——眼下这天气，泥水虽然凉，但只要踩不着尖利石子和刺，光脚板跑跑还顺溜些，等冰渣子来了的时候再穿，这草鞋是娘用心血编出来的。冻红的小脚在泥泞中前行着……

孟山青上身穿一件土布对襟衣，蓝不蓝、黑不黑的，那对襟两边布条拴着的岩擦树削成的细棒即作钮扣，胸前的衣服裂着大口须须绉绉地一起甩动。头发几处结窝，一条毛刺刺的小辫从结窝的毛发里伸出，像一顶有尾巴的破毡帽。孟山青走一阵就在路边的草丛上刮几下脚……北风一吹，忍不住清鼻涕滑到了嘴唇上——他想起了爷爷和他摆的龙门阵：

“山青，你说这世上什么东西最怕冷，什么东西又最不怕冷？”

山青挠着圆圆的毡窝脑袋说：“最怕冷的吗？山雀！最不怕冷的嘛……”爷爷摇摇头，看着天真的山青笑嘻嘻地蹲到他的面前说：“最怕冷的嘛……”爷爷的手伸到了他的裤裆里，摸住了那蚕蛹似的小家伙，挠了挠，小山青痒痒地“咯咯咯”笑个不停。爷爷缩回指头在嘴唇边抹点口水再伸到胯里时，山青双手捂住“雀雀”跑了一圈问：“爷爷，那最不怕冷的呢？”

爷爷神秘地绕了半天，上前来揪住他的鼻子说：“就是这鼻子里出来的东西。”

“是呀，这大冷的天，手、脚、脖颈都往衣服里缩，这鼻涕却一个劲地往外挤……”想着爷爷的调侃，他伸手捏着袖口撸了两下鼻涕继续赶路。突然，一针红籽刺扎进脚板，他瘸着跳着一屁股坐在草萼上，龇牙咧嘴地使劲拔出，鲜红的血，渗进黑黄色的泥糊，淡淡的、红红的……

肩上的木箱是爹做给他作书包的，薄薄的六块木板，细细的笋牙相扣，一根麻绳系住两头，挂在肩上，跳跃时发出撞击屁股的声响。来到青杠林，他头发根猛颤几下，头发皱缩几次，睁眼看看老远的地方不见一人，天黑下来了，他有些害怕，手拍木箱让其大响几声，然后鼓鼓劲，高跳几步，木箱在屁股上“哐当，哐当”发出声响。

他已不止一次地从这里走过，雨雾蒙蒙，天已黑尽，啥时候这山旮旯里才有个晴朗的天气？

胖荆学堂内，学生们六神无主地缩到先生的房门里边，像一窝失去了母爱的鸡仔，望着师娘。师娘看看他们，踱回里屋，拨了拨菜油灯，再踱回到门口，呆站着唉声叹气。突然，菜油灯焰猛跳几下，被灌进来的风吹熄了！黑暗中的同学们面面相觑，疑窦满腹，整个学堂死一般寂静……

师娘讲话了，声音像哭泣：“知道不，滇军与黔军在滴澄关一场激战，黔军输喽，先生去贵阳买书不见回来。今后的日子怕是难过了。”灯虽重新点燃，可整个学堂沉寂、沉寂，死一般的沉寂。

“叭、叭、叭”几声枪响从离此几百米的石厂坡传来。学生们从学堂跑出来寻声望去，只见石厂坡上浓烟滚滚，“唿隆”一声，像天塌下来一般，灰烟四起，烈焰腾空……原来，石厂坡上许家酒房被土匪抢劫一空后，又被一把火烧塌了屋架。

“棒老二来了！”是谁隔着校门高喊着跑过去。娃娃们更惊慌地围住师娘，师娘急得额头冒汗……

就在这个时候，两个黑影推门而入！要问他们是谁，来做什么，且听下回分解。